



卷五

門一第
號362
卷3

風俗通義卷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
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
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
木息偃以藩魏色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息邑而
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明 治 三 十 年 十 月 十九 日

氏寄贈

風俗通

卷五

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墮，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外曰十友。而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閭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濶，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表，號為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墮洪祚。叔都最

子乎等
好賢之
心亦云
篤矣

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輝，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托病，濟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浚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守密，共穿踰奪取衣衾，寤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散饗，徒喑喑而已。子乎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歎欷，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次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材，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沙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辨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

行孝亦有征推安可執

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瞻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立今俱匍匐號咷上闕莫耐下困糊口非孝道也因將入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王成家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翮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教曰老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才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况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庚

悅况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肯抑所生以為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派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効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派益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徼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久捕得太守盛

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効去詣府亮與相見亦不効故作高耳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

賓客周孟玉欲作枕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錄獄有所歸不撥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

石碯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

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終人昔樂羊為魏伐中山歡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

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魔猶不忍，况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析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椽重在洛，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深惠，氓隸今李氏獲保省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一外之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相，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在靈實寵賴之，沒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即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析與黃

叔度，郭伯嚮，咸孔叔留隨，轉樞，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其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父母，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為其君，象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時，隸不與實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闡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益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豈然要動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

平仲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
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
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寵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於奚稱其
讐不為讒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
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開門開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
善若鶩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
是務越此一舉夫不擇而強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
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
於二朝乎因出門各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夫父母之國君
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
更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
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抑下惠不枉道以事以故三
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
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

名典君事不得自幼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願領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表愧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
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畏也詩云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政南陽劉祖奉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為戶曹吏太
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當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
顧問者以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
訓意在五品未為大過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削身陪乘執策握筆有跋而已無
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無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克人

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為高歲盡俱
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
子遠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
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羣駒知禮今國家大
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筆而辭讓之乎
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復與也宗廟之人或
在副貳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
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實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東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為犍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故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棄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雖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技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

肱替賢
否相去
遠矣豈
子同日
而論

詞氣和
婉聽而
自知其
為高人
也

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緯緯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解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誦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充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大抱重疾氣

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固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伉以羊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椽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主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此有變異豈能手書案以上聞伉曰可自立也舉為制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不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

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太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恩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匪謏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沒戒成主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且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還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張表嘉其忠諫俛曰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張蒙慰勞禮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張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張年且九十足以愔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侯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維

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瑕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方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戡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太巨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太夫見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蜺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說

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
啟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
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
譏論夫何為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
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
純其靜已其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濛濛府縣
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整坐謝負而多錢
善以為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卷五終

風俗通義卷六

漢汝南應劭著
易稱先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祀祖考詩云鐘鼓鏗鏘磬管
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
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
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太章舜作韶
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也武

言以功定天下也漢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而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教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太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教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竇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教於是乎生八音於

是乎出教者官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墳匏曰笙華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詩曰鶴鳴九臯教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教本音末也
教音之理雖不盡詳而大義已了矣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歐陽子曰商傷也亦各有理

角... (faint text)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
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官

謹按劉歆鐘律書官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散
網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社也物盛大而繁社也五行為火五常
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

羽

散各有
感感各
有應接
音之道
激矣哉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
為智五事為德凡歸為物故聞其宮散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
商散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散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散
使人慙隱而博愛聞其羽散使人善養而好施宮散亂者則其
君驕商散錯者則其臣壞角散謬者則其民怨徵散洪者則其
事難羽散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
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發夫音樂至重而
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項一作填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項詩云天之誘民如填如麓填燒土也園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太笙謂之篳小者謂之和也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震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

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申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鼓鼓四面畢鼓晉國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只引經書一證便了絕不藤蔓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箴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濼竹長一尺六孔立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而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取夫以玉作音故神人

和鳳皇儀也

謹按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十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散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乎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

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滂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疼痛晉國大旱赤地二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今之音也詩鼓鐘于宮鼓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此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解民財將焉用之

謹按禮樂記祝涿桶方畫水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雜上

用祝止音為節畫曰合止祝故笙鏞以間鼓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鼓音和太鼓不謹入而流漫小鼓不謹減

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入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教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遠故近之間居則為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聞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聞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留連塞困危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憚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

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涿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又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琴中之趣沒得之矣

空矣 又次矣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右主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矣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矣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

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為羽毅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又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元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擊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岳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凡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渑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主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主會飲令趙主鼓瑟蘭相如前曰竊聞秦主善為秦鼓請奏缶以相樂秦主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主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主擊缶也

笛 遂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巴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樞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教五音畢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琴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何不引睿主好孳事實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簧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故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

管三孔所以和衆教也

籥與竹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箎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

氏吹箎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簫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

箛

謹按漢書舊注箛吹鞭也箛者撫也言其節撫威儀

箛

謹按漢書注荻箒也言其散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漢書', '荻箒', and '言其散音']

風俗通義卷七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救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於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爾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居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

窮通

漢汝南應劭著
明竟陵鍾惺評

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
 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
 末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
 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
 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
 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為故
 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太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待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
 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
 之法復相定公魯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
 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
 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
 去齊丑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
 且至則是于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滯
 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
 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為來見也嬖人
 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入之
 所能也吾不遇於魯矣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
 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
 篇以為聖主不作詩矣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也吾為此懼閑
 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孫况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子
 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
 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
 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
 孫卿三益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

春申有
好士之
名而於
孫卿或
去或來
如此則
好士豈
易言哉

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
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
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
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管乎平
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
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
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
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

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為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
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
王請平原君願為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
以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又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
貴而交者為賤也富而交者或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國不
出况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
原君家王使又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秦為齊
蘇為唯
松仇平
原度卿
必不出
齊為已
私交而
國是全
置不問
戰國之
人情如
此安望
治哉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
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其可以赴
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
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
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

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因而不得意乃著
書八篇號曰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澶曰君德
於齊木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
歸之貧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
以市論卑而亟焉夕而亟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
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則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
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餒之竟漂數
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乎孫耳豈

望報乎淮陰，水年有悔。信者曰：君雖姦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效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熱視之，悅出跨下。匍匐，下市人皆笑。以為信怯，沒作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笑乎？田甲曰：然，則澗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以安國曰：甲不就官。

我威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遇霸陵尉，呵止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平北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教暴於夷貊，威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王都者搨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為厚上補茂事申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國光鎮王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

不相見規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只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休尋手自收模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某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負我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臥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數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沒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友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疆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

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
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司徒穎川韓演伯南為丹口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
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賊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
同歲也末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鑲徒
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杻相得念止傳舍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為致館異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
原除不宜濫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為

沛相斌去官乃臨中丘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
下亭長閉門收共諸生入客皆厭毒痛欽復收蕃蕃曰我故木匠
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
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
以先人所垂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
候股肱爭之耳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今徐乃下車即坐
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沒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

欲召陵令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墜子所慢孔子口假我數
 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與以臆疾
 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唯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又要不
 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
 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既伐木有鳥
 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邀秦友猶父子及據
 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際其
 終始以交為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

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節當汲黯亦旋復然翟然疾之
 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
 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路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令
 禮中平李廣因威歸怨非義之禮宣尼豎陳皆降而復來兼濟
 天下唯虞卿逼於疆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凌昆首子夏
 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為融懿也

